



▶ 小庄：科学文青 著有《爱与性的实验报告》

## 焦点

# 北京 | 那条长安街，那条大羊尾巴胡同

文 | 小庄 图 | 雷本本

走进暮色，竟然有星星，没有想到是那么疏朗的一个夜。在立交桥上等到一辆出租车，跳上去对司机说，上二环，转到长安街上去，一路往下开。

司机调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倒也没说啥，踩了脚油门。他的电台里放着一个相声，两个中年男子以我们最熟悉的方式斗嘴，偶尔还有一两句能扯动我嘴角的。

宽阔路面径直在视野中展开，我进入的是真正的京城腹地，两侧看不到什么商铺，只有一些楼房伫立着，霓虹闪亮，灯火如常一片透明。那些熟悉的招牌或者字号在静静的风景里，不语，却又好像什么都已经道尽。

眯着眼睛看到了不远处的北京站。两年半前，炎夏早晨，醒来便已然踏上了这曾经的帝都，干爽的人流和干爽的天气是它对我的馈赠。我说不清楚，到底怀着什么样的期待来到此间，但我所明白的是它将用它的好东西和坏东西一起等着我。

“非去不可吗？”在电话里，母亲听到我的决定忍不住问。

“是的，我得去，那里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。”

一样的人，会是如何一样，我自己想了想，可能包括如下特征：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和年龄和世俗保持着斗争；极度的真诚和不知不觉的虚伪，有时候用爱的名义做尽坏事，有时候用梦想的名义伤害责任。

是夜，2011年的小年夜，正式进入京城生活的第911天，在结束了一次年终总结式的会，梳理了用这30个月和搭档们一起从无到有做起来的果壳网的成绩，和接下去面临的挑战，平静而又些许感慨。突然想起来，其

实我还没有好好地看过北京的哪怕一条街，尽管她这期间已经给过我许多非常好的出乎意料的好：朋友事业爱情，以及三十三岁的自信。

“姑娘，你要去的是哪儿？”

“师傅，您就一直开吧，我没想去哪儿，就是想好好看看长安街。”顺道而下，将路过东单、王府井、天安门、紫禁城、西单、复兴门、公主坟、玉渊潭，还是很喜欢这些名字，和当初到来时一样喜欢。大气，朴素，带着古往今来的忧伤。

“姑娘您哪儿人？过年回家不？”

“我江西人，过年不回了，回去不方便，没法直达要转车，不想折腾了。”

“嘿哟，那父母该不乐意了吧？”

“前阵子在陪我，刚回去，过年总归得走走亲戚。我等春节过了再回去看他们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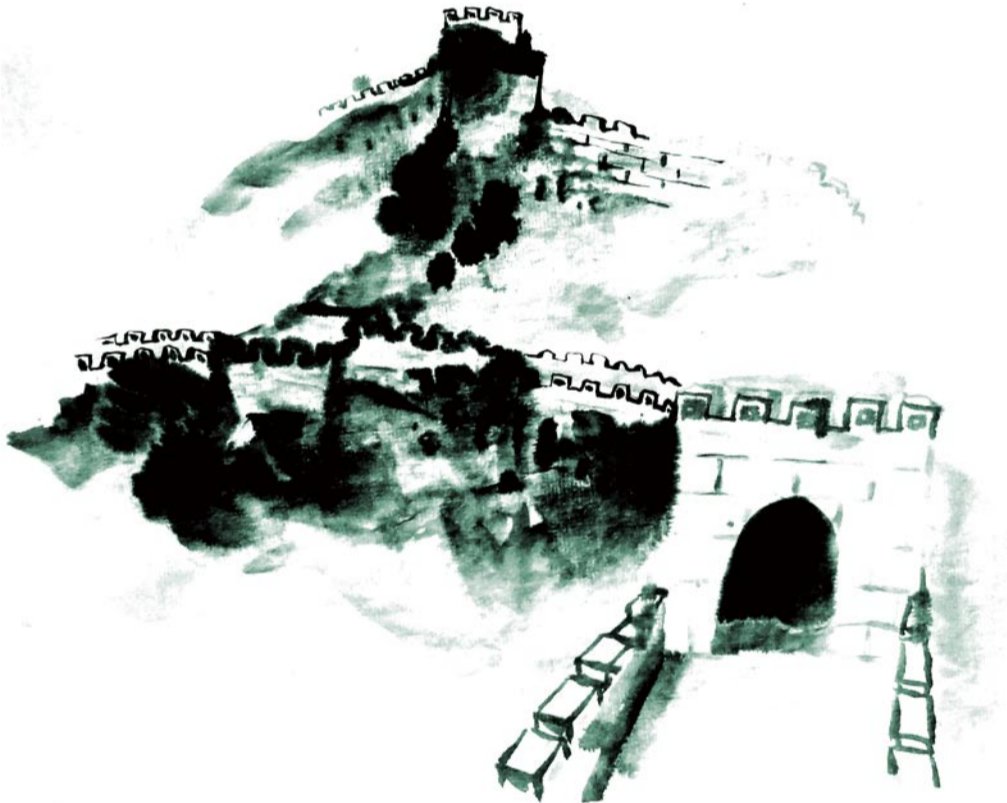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我问您呐，我们北京有啥好？”

我用了点劲儿，让自己坐直了一点，也用这个过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考。

“师傅，我说不好，不过呢，我觉得北京是个让人接着地气活着，又可以凭着性子做点事情的地方。就好像，嗯，就好像，我可以一边吃糖葫芦一边看奥运会。”

“嘿哟，您这姑娘还真有意思。”

在京城，最有趣的一个事实是，最繁华的所在往往包裹着最市井的内核，再过十个小时，我的楼下会响起各种京味儿十足的吆喝，卖火烧的，卖馒头的，遛狗的，练嗓的。这条不宽的胡同，唤作大羊宜宾，就在长安街的旁边，进来住了有阵子，一次胡同口的大爷告诉我，原来它其实应该唤作大羊尾巴。



# 守

时，我突然之间，身体里面好像发出了“咚”的声音。那一刹那，我也从过去的时间感觉中获得了释放。

我舒适地躺在海边

# 杭州 | 岁月静好，来得正好

文 | 田艺苗



▶ 田艺苗：青年作曲家、作家。2007年开始担任CCTV音乐台《影视留声机》栏目的策划及撰稿。担任《时代报》、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、《北京青年周刊》专栏作家。

住在杭州的时候，我在玉皇山脚下的杭州师大教书。每周有三天，上班驱车经过保俶塔，沿着西湖，一直到南山路尽头的校区，下班从雷峰塔，经过杨公堤回城西。生活在风景中的人大多小气保守，让我这个理想主义者时常觉得寂寞，纵使难舍西湖，也得离开杭州来上海，这片岁月静好，来得太早了。

每年过年回台州老家时，偶尔会路过杭州，在车窗里尽情地望一眼江南水。

有时候，父母觉得台州过年不好玩，干脆举家搬到杭州来过年。

大年初一，照例是去灵隐烧香，祈福全家一年健康平安。每次去灵隐，不是寒冬，就是酷暑。大年初一去许愿，暑假时去还愿。打车去灵隐，人太多，一路堵车，干脆下车走山路。这条山路，两旁是遮蔽天日的古松和香樟树，冬季和酷暑都温度宜人。如果下雪，踩着雪地走漫长的山路，想起来居住杭州时倒难有这雅兴。我记不得每年去灵隐许过什么愿，只记得这条山路凉爽，空气清冽，叫人豁然开朗。

对杭州的景点我们从小就熟悉。但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学唱的歌曲，《难忘杭州》。这是陆在易先生作曲的合唱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说“思念”这个词，但这首歌，就是适合用来思念的。歌词唱遍了杭州景点，“难忘杭州，难忘杭州，难忘苏堤翠柳，抚摸过我童年的额头，难忘九溪清泉，滋润过我少年的歌喉，难忘满陇桂雨，洒落在我梦幻的小舟，难忘云栖的竹径，探寻着我青春的追求”

我是在这支歌里重新看见了杭州的风景，杭州人对风景的依恋，一方水土与人的成长。可是当年，我们只是在风景里嬉闹，把青春当作他人的风景。在毕业的夏夜，我们环湖行走一圈，校园情侣双双对对要分手，女孩对男孩说，你跳，男孩不由分说地跳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西湖淹不死人啊，湖边水位只没过男孩的牛仔褲。

到了春节，西湖边反倒是游人稀少。我跟我家先生说，今天咱们去探富春山居吧，黄公望的隐居地。先生正愁新买的相机没处用，一

口答应。我一路向他普及从蒋勋书上看到的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的荣衰史，一路感叹世事难料。在我们这个年纪，去看黄公望的富春山居，看望这个道家的隐居画家，正是时候。30岁的时候，一个念头一直在心里挣扎，尊儒学还是道统？迎合社会普遍价值观，还是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，我们努力赢得事业成功为社会效力，可是内心所求并不是财富权力，不过是为了赢得一份尊重，一份自由。

想到这儿，我看车窗外，发现来的地方似乎不对，窗外是一片豪华别墅区。司机说，对的，就是这儿，某某公望别墅。黄公望的隐居地如今被开发别墅了。我们被那豪华的东南亚风情吸引，干脆下来观赏一番，在低调奢华的售楼处大堂，售楼小姐热情邀请我们观看水墨黄公望的纪录片，而我们寻访黄公望隐居地的想法也就此终结。

原本希望在杭州能寻得一处出世的精神处所，但所谓隐居，其实也都被商业社会浸淫，变成了高调的炒作。